

傅经顺主编

李太白诗集

己酉年夏月  
王世襄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藏书

李如月诗歌赏析集

傅经顺 主编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施维  
封面题签：启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李贺诗歌赏析集**

傅经顺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75 插页1 字数190千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690 册

ISBN7—80523—132—x/I·55 定价：3.45元

#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起 余冠英 吴组缃 杨明照  
林 庚 俞平伯 唐圭璋 霍松林

### 主 编

缪 钱 程千帆 周振甫

### 副 主 编

裴 斐 吴庚舜 邓 南

###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兴荣 王仲镛 王启兴 王思宇 邓 南  
刘乃昌 刘仁清 吴调公 吴庚舜 邱俊鹏  
郑临川 周振甫 周先慎 陶道恕 陆 坚  
黄天骥 曹慕樊 程千帆 蒋和森 曾枣庄  
傅璇琮 褚斌杰 廖仲安 缪 钱 裴 斐

李長吉



長吉將死時忽見一錄本人駕赤輦持一鏡當面太古篆成霹靂石文者當召長吉  
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婆老且病暫不稱至阿婆長言學詩時呼牛云錄  
本人笑曰奈孤山玉樓主居君為記久上益樂不苦也長言獨泣送人盡見之長吉亂  
絕常所居處中壁掛有紙墨開行草錄管也聲甚奇鳥止人哭得之如吸三斗參詳神之

古鬼丸

李長吉像

卷之三十一

唐詩

李長吉歌詩外卷

西泉吳正子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者鈔本也嘗聞薛常州士澧言長吉詩獨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而宣城本則自寶壽方回也宣城多美詩十九蜀與姚少云詩四面集本善之尤以余授之薛之詩言諺矣今詩用京體二本韻而二本四卷終皆二百一十九篇與姚蜀本同薛謂宣城本二百四十有二首蓋多余本二十有三耳今鮑本二卷共二十有三篇適與宣本所多之數合是鮑本即宣本也第內一篇白門前者卽與第二四卷上之同重文如此則實有二百四十有二矣然觀此卷所作名是後人模

李長吉歌詩外卷影書

#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 编辑缘起

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诗人、词人更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精选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子，纳入本丛书之内，同时发行，以飨读者。

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分析精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以诗词文为主，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兼顾其他文学体裁。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特约请学界名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赏析文章全部新撰，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以期尽可能达到目前最新最高水平。

这套丛书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审稿、改稿和定稿工作。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这套丛书拟编五辑，每辑十种，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分辑出版，五年内出齐。

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尚属首创，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编辑委员会

巴蜀书社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九月

## 前　　言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宜阳）昌谷人。生于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0），卒于唐宪宗十一年（公元817），仅仅活了二十七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才高命短、极富独创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贺虽为唐世宗孙，系出大郑王，但经过几代人的变迁，传到他父亲时就已家道衰落。他的父亲晋肃，是个老老实实的读书人，虽然“亦有才华”，但“未能登显籍”（姚文燮语）。为了寻谋生计，曾赴边地蜀州（今四川崇庆）任从事。当时，吐蕃侵扰，崔旰作乱，正是“蜀道兵戈有是非”（杜甫《黄草》）的岁月，一去就是二十余载，并于半百之年生子于蜀。当他回河南任陕县令时，贺已四岁；陕令任满，家境更是贫困不堪。李贺说：

“我在山上舍，一亩蒿硗田。夜雨叫租吏，春声暗交关”，其苦境可想而知。

苦寒自逼着李贺要自觅生路，刻苦读书。他昼读、夜读、带着病还要读。夜晚读书和写作，巴童守在旁边为他煎药；白天寻诗觅句，巴童便替他背上一个古破锦囊，紧随其后；他骑的一个跛腿驴（《新唐书》作弱马），瘦得象条狗，还是从亲族那里借来的。他的刻意苦读，使母亲常为之担心：“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李贺十五岁，已名满京都，并与比他大三十岁的诗坛宿将李

益齐名。《新唐书·李益传》说：“益，故宰相揆族子，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贺相埒。”徐应秋《谈荟》也说：“李贺乐府数十篇，流播管弦，李益与贺齐名，每一篇出，乐人以重赂购之，乐府称为二李。”

李贺十七岁举足南游，十八岁结婚并参加河南府试，写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诗章。当时的东京才子皇甫湜、文章巨公韩昌黎，都曾亲自登门造访，并为之延誉。但树大招风，名高遭谗，当他入长安应进士之举时，嫉妒者们在“家讳”问题上大作文章了。认为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李贺不宜应进士举！尽管韩愈为其作《讳辩》，驳斥异常有力，但仍未能破除社会偏见，李贺还是被拒之于考场之外。后来几经周折，才担任了“奉礼郎”。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他的任务就是在皇家举行朝拜和祭祀的时候，在一旁招呼位次，安排供品，赞礼跪拜；在公卿巡行诸陵的时候，领着仪仗队和吹鼓手，司仪祭礼。至于生活，也相当窘迫，当了奉礼郎，也只有“长枪（鎧）江米饭”，莫说鱼肉，就连“小甲蔬”也摸不到了。更主要的是这一职务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只不过是统治者生活中的点缀品。他把自己的这一生活变迁喻作一株“五粒（鼠）小松”。原先虽生活在深山野岭，但总还有石笋为伴，溪云环绕；一旦进入深宅大院，移栽于盆中，便被绳束枝叶，刀剪龙髯，再也不能自由生长了；天天看着庸夫俗子们的出出进进，也只能是对月滴泪，独自伤怀。

三年的奉礼郎，虽没给李贺施展抱负的机会，但对其诗歌创作却有重大意义。长安是著名的古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李贺在这里接触了社会各方面的人物，特别是和文学家、艺术家的唱和切磋，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和写作技巧。社会丰富复杂的生活，为他提供了各种创作素材。从诗人今存的作品

看，半数以上为京城三年之作。

李贺的创作时期，主要在宪宗一朝。这时，唐王朝正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之中。他在贫病中所接触的主要也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和议论的主要也是社会上的许多不合理现象，他们都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也都有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但共同的生活往往并不造就同等的诗人，生活的激浪更易撞击才气卓立者的心扉，复杂的社会矛盾只能由具备“庖丁解牛”本领的人才可剖析，艺术的沃土只能由勤奋的艺术家去耕耘，而李贺无疑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的创作在诗歌的艺苑里的确放出了奇光异彩！

李贺虽生命短暂，但他却象一道耀眼的霓光，划万里长空而过，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强烈的印象。在我国诗歌史上，他虽不能与杜甫等大诗人比肩，但其创作亦有“诗史”之誉。姚文燮就说：“以贺诗为唐春秋可也。”这一结论是有其事实根据的。宪宗一朝，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其次是繁苛的剥削和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也正是在反映这些主要问题时，他的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昌谷诗注序》）。

宪宗即位之初，藩镇已发展到四十九个。这些藩镇，对节度区内的官吏任免、赋税支用、军事行动，一概自主，形成独立王国，朝廷不得过问。其始，年方英华的唐宪宗（二十九岁即位，比李贺大十四岁），颇有奋志平藩之意。他用宰相杜黄裳之计，很快取得了平定西南藩镇的胜利。为此，李贺曾以《沙路曲》歌颂宰相的勤政，以《上之回》（亦题《白门前》）歌颂皇权的胜利和统一祖国的理想。然而，由于宪宗是宦官拥立起来的，他信任宦官胜过朝臣；所以后来屡以宦官典兵，甚至让宦官吐突承璀

担任起行营招讨处置使。由于宦官根本不懂军事，因而中央连战失利。李贺以嘲弄之笔，对这一现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嘲笑。他讽刺内臣拜帅是“妇人携汉卒，箭箙囊巾帼”（《感讽六首》其三）；在《吕将军歌》中，首先描绘了一位英勇善战、胆大志豪的吕将军，他面对着“北方逆气汚青天”的藩镇叛乱局面，磨拳擦掌，多么想为国立功啊！但“玉阙朱城有门閥”，他的心声根本无法上闻，因而只能“剑龙夜叫将军闲”，气得他跑到皇陵上痛哭一场！而那位拜了帅的宦官在阵前的表现却是：

楂楂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

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簾中花箭香。

他虽然腰中挂着将军大印，神气得很，可是叛军一来挑战，便马上望风而逃，而敌人却只能从远方闻到他箭筒里散发出来的一股香气！这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啊！由于对藩用兵失利，藩镇势力依然猖獗，劳动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猛虎行》一诗中，他这样描写其世代相袭、自搞独立王国的情形：“长戈莫春，强弩莫抨，乳孙哺子，教得生狞。拳头为城，掉尾为旌。”在《公无出门》一诗中，深刻描绘了藩镇统治区的恐怖气氛：“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霜雪断人骨”，人民随时都可能无缘无故被残害而死！

宪宗即位之初，曾明令禁止进奉，但实际上他是有进即纳，但须变名而进之。《资治通鉴·元和四年》条下说：“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此风一开，便造成了地方官的拼命搜刮，统治集团的极端奢华，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和痛苦。《追赋画江潭苑四首》，表面上是观画咏史，实

际上是揭露唐宪宗的荒嬉无度。象这样直接指责皇帝的作品，在中唐诗坛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于统治者奢华荒淫的揭露，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虽写有《伤宅》、《歌舞》、《买花》诸篇，但终不如李贺的《牡丹种曲》、《荣华乐》、《秦宫诗》等揭露得那么大胆、深刻。白诗多写统治者的豪华阔绰，而李诗却更注重剖析这些人物们的灵魂之丑恶，气焰之嚣张；这些人物不仅“气如虹霓，饮如建瓴，走马夜归叫严更”，弄得京城侧目，无人敢惹，而且是“马如飞，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就连文武百官都得望尘而拜。他们“绣缎千寻贻皂隶，黄金百镒覩家臣”，狂赐滥赏，任情挥霍。他们“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倡”，生活上更是极端堕落无耻。要问他们的金钱富贵是怎么来的，第一，“舌吟舌话称女郎，金祛绣面汉帝旁”，颇有一套讨取皇帝欢心的伎俩；第二，“三皇后，七贵人，五十校尉二将军”，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作靠山；第三，“能教刻石平紫金，解送刻毛寄新兔”，他们受贿纳垢，贪污诈取，无所不用其极。

唐宪宗是历史上少见的神仙迷，为了长生，他甚至封一些江湖骗子作州刺使；以造成的社会影响而论，超过了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在他的极力提倡和影响下，弄得寺观激增，佛老遍地，老少奔走，失其业次。韩愈曾写《华山女》一诗，来揭露在京城中佛教的猖狂，道教的欺骗，以及他们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荒淫无耻。韩愈可以称得上反佛老的勇士，但在文学作品中，他却不敢象李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李在《昆仑使者》中，嘲笑汉武帝“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在《苦昼短》中指出：“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宫费鲍鱼！”凡是佞佛求仙的帝王，都是妄费

---

心机！

写天上，写鬼神，在李贺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便在头脑中幻化神域仙界。这是对罪恶现实的厌恶和否定，其代表作有《梦天》、《天上谣》等。传说中那些成仙的人物，生活得是那样美满。有娱乐，有耕作，也有爱情；那里没有官场的勾心斗角，也没有衣食无着的哀痛；无病苦的折磨，无催租吏的叫嚣之声；不管人间有多少次的沧桑之变，仙人们永葆美丽的青春年华。至于鬼魂，在诗人的笔下，只不过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人。苏小小已经死去几百年，但她仍是那么美丽，那么深沉，那么多情，那么苦闷；她仍在冥冥的世界里等待着与爱侣共“结同心”。

李贺还写了不少闺思、恋情和宫怨诗。这类诗具有形象鲜明、意境新美、吐露大胆、感情真挚、格调流美等特点。且看《大堤曲》：“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莲风起，河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绿蒲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是写江南少女对情人的挽留。请看她的吐露是何等大胆！她对自己的美是何等自信！她对少年郎的挽留是何等情恳意切！简直没有半点羞涩和扭捏。李贺同情宫女、同情妇女命运的篇什也都写得很好。如《三月过行宫》：“渠水红蘩拥御墙，风娇小叶学娥妆。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他同情那些深锁行宫的少女，他认为，那红润面颊的少女们，在那千年长锁的深宫中，又怎么能够忍受呢！在《感讽六首》其五中，诗人具体刻画了嫔妃被幽弃的痛苦心理：“本无辞辇意，岂见入空宫，腰极珮珠断，灰蝶生阴松”。表现了诗人对被弃者的深刻同情。中唐产生了诸多宫怨诗，但很少有能和李贺的《宫娃歌》媲美。

的。诗中一方面渲染了皇帝的好色多疑、生性欺诈，描写了宫女极度难耐的寂寞痛苦生活，一方面又热情歌颂了她们对自由生活的极度向往。

另外，李贺还写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抒发个人苦闷、歌颂家乡风光、歌颂艺术家技艺、歌颂人民创造性劳动的篇什。诸如《老夫采玉歌》、《致酒行》、《南园十三首》、《李凭箜篌引》、《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罗浮山父与葛篇》等，也都写得各有新意、各具风彩，读来耐人寻味。

在中唐，李贺的诗歌艺术是独树一帜的。诗僧齐己曾就整体风格这样赞美李贺：“赤水无精华，荆山亦枯槁。玄珠与虹玉，璨璨李贺抱。清晨醉起临清台，吴丝蜀锦胸襟开。狂多两手掀蓬莱，珊瑚掇尽空土堆。”在齐己看来，逸才奇思，超凡万物，现实中一切最美的珍奇，都被李贺创作的新美境界比得暗淡失色了。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然，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修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齐己和杜牧，都是晚唐著名诗人，也都是李贺诗歌的知音者，但比较起来，诗人兼评论家杜牧，却比齐己看得更全面，讲得更准确。他首先讲了李贺诗歌内容和意境的丰富多彩，继之指出了其师承与优缺点。后世的评论家，或称其“奇峭”（张碧）、或赞之“鬼才”（宋祁）、或颂其“瑰诡”（严羽），或评之“晦涩”（王思任），但都没超出齐、杜评语的范围。概括起来，李贺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至少有五点值得提出。

第一，师承“骚”体及诸贤，但在艺术上又有新的追求和发展。

从李贺的创作实践看，他是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的，首先我们看到了《楚辞》对于诗人的良好影响。在《赠陈商》诗中说：“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可见他对楚辞十分喜爱，是随身携带和阅读的。细读李贺的创作，象《雁门太守行》、《苏小小墓》、《湘妃》、《长歌续短歌》、《帝子歌》、《神弦》等，都明显地从《楚辞》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如《帝子歌》，是讽刺唐宪宗好神仙、贪长生的，但作品的风格、意趣和构思，都很象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所以王琦说“此篇全仿《楚辞·九歌》，会其意者，绝无怪处可见。”至于《苏小小墓》之于《山鬼》，《雁门太守行》之于《国殇》，皆可见其渊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楚辞》时用了“朗丽”、“绮靡”、“瑰诡”、“耀艳”等评语。如果将这些评语用于对李贺作品的品评上，也是完全合适的。除了学“骚”，李贺还潜心学习六朝以来的乐府民歌，并在学习的基础上有极大的提高和创新。由于李贺在乐府诗歌创作上的高度艺术成就，所以，仅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的就有四十六首之多。其中有许多作品，不论就思想性和艺术性看，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如《猛虎行》，魏文帝、陆机、谢惠连、储光羲、李白、韩愈，都有同题之作，但比较地说，还是李贺的这篇更有名。又如《大堤曲》，自梁简文帝始创此题以来，仿作的人很多，而只有李贺一首最引人注目。它既继承了南朝乐府音节情致之美，又能融以自己特有的朗丽清新的艺术特色。清人袁枚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学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李贺的可取就在于在学古中不断创新。他学古不泥古，而

且努力吸取了当代人的创作理论和经验。

李贺诗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反对骈偶化。这一倾向，显然受了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力矫齐梁绮靡文风的积极影响。范文澜说：“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甚至用涩体来代替陈言，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中国通史简编》）。这话是很中肯的。韩愈主张“务去陈言”，但有时陷入极端，失之于怪异，给人以“佶屈聱牙”之感；而李贺就避免了这方面的毛病。再如反对骈偶化，这当然是正确的，就是以散文为诗，也并非绝对不可，但韩愈一些一味追求散文化的诗却完全失去了诗的韵致。以《谁氏子》为例，中间竟出现这样的句子：“神仙虽然有传说，智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呜乎余心诚岂弟（同凯悌），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这哪里还有什么诗味，完全是“顺口溜”式的宣传品了！韩愈是反对“轻熟圆滑”的，但由于走到了极端，有时却使自己的诗歌创作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而李贺也写了许多反佛老之作，但却绝对找不到《谁氏子》这样宣传品式的创作。

## 第二，化平凡为奇崛，以熟题出新意。

诗歌是一种艺术创造，对某一种题材，如果不能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另有新意，具有层楼更上的本领，确实很难着笔。李贺颇具“人所难言，我易言之”的本领，即使是大家已经写熟了、写滥了的题材，一经他的妙思奇想，诗中便出现了高人的见解和崭新的意境。例如以“马”为题材的诗歌，可谓汗牛充栋，不乏有名之作。而李贺却在这万家争咏的题材中唱出了新声。他一连写了二十三首“马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令

人读之奋发。宋人刘辰翁在《李长吉诗评》里说这样的作品，的确达到了“不经人道”的程度！方扶南在这组诗的批注里也说：“此《马诗》二十三首，乃聚精会神，伐毛洗髓而出之，造意撰辞，犹有老杜（杜甫）诸作之未至者”，这话并不过分。再如《史记》鸿门宴的故事，这是人们很熟悉的题材，前人也多有歌咏，而李贺却在这旧人、旧事、旧题、旧意的基础上，“陋诸家”而翻新意。如果拿李贺的《公莫舞歌》和今存的《中舞歌诗》（即《公莫舞》古辞）、《齐公莫舞辞》等相比，简直有珠玉与瓦砾之别。他在选题、剪裁、造语、议论等方面，都一反前人，别开生面；立意高，见解深，笔酣墨饱地热情歌颂了刘邦统一天下的正义性，成功地塑造了樊哙忠心赤胆的英雄形象，无情地嘲弄了项羽、范增、项庄等人的丑陋行径。

### 第三，想象丰富，意象新美。

李贺的想象力很强，确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之妙。在诗人笔下，“厌见桃花笑，铜驼夜来哭”（《铜驼悲》），桃花和铜驼都具有了人的感情；“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黄头郎》），妇送郎远行，荷花也带上了惜别的情绪；“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金铜仙人辞汉歌》），铜人不仅有感情，而且会落泪，泪水就和熔化了的铅水那样沉重；“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苦昼短》），诗人不仅和日月说话，而且可以举杯共饮！这些，都是因其想象力的超凡而突破了“着我之色”的范围，从而写出了“不经人道”之语，描摹出“超现实”之境，从而使得作品的意象特别新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不仅有奇思奇语，而且有着与读者共享诗境之心。读了他的《天上谣》，我们仿佛觉得李贺真的到了天上，我们也进入了那诗情画意的仙境里了！